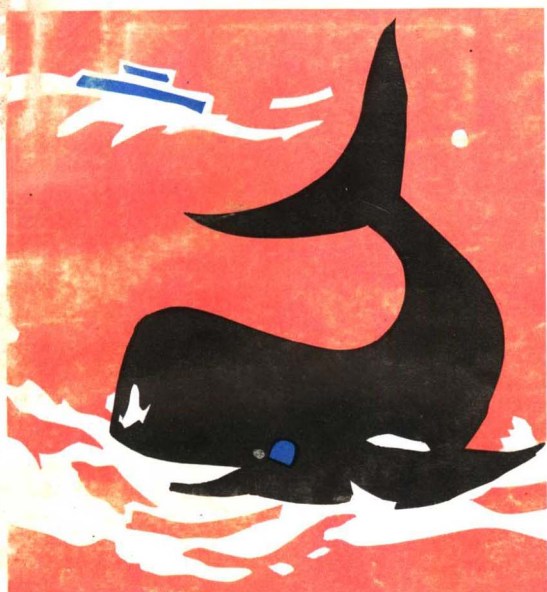




XIAOXUESHENGCONGSH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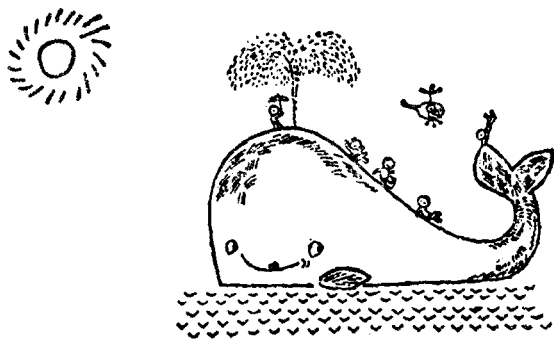
小学生丛书



大鲸牧场

目 次

大鲸牧场·····	1
起死回生的手杖 ·····	18
割掉鼻子的大象 ·····	32
3号游泳选手的秘密 ·····	48
“科学怪人”的奇想 ·····	60



大 鲸 牧 场

空 中 钓 鱼

“一条，两条，三条……”我低着脑袋，数小铁桶里的鱼。

大清早起，我们兄妹俩就坐在这岩石上钓鱼了。今天这海湾里的鱼真听话，一下钩就是一条。到底钓到多少了呢？“七条，八条，……”我得仔细数个清楚。没想到妹妹突然大叫起来：

“噯呀！噯呀！那是什么呀！”

我抬头朝妹妹指的方向瞥(piē)了一眼，原来是一架直升机在贴着海面飞。

“嗨，”我不由得埋怨起来，“直升机嘛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你这一喊，就把我给打乱了。”

我低下脑袋，只好从头数起：“一条，两条，三条，……”没想到妹妹又大叫起来：

“哎呀！快看哪，直升机在钓鱼哪！”

我抬头一看，那直升机停在离海面四五丈高的空中，肚子底下挂下一条很粗的绳子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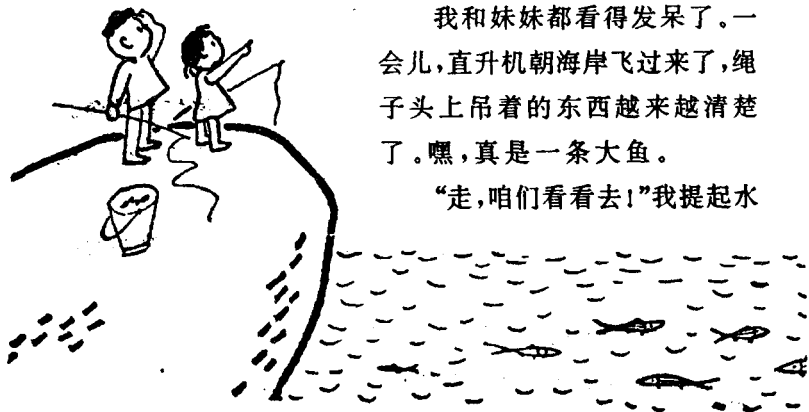
哪有用直升机钓鱼的。”我真有点不耐烦了。“准是演习海上救护——搭救落海的水手。你别再打搅(jiǎo)我了，我的好妹妹！”

“不，不，是钓鱼。”妹妹拉着我的膀子，非叫我看不可。

妹妹的眼光到底比我敏锐：绳子从海里拉起来了，头上吊着个黑糊糊湿淋淋的东西。是个大水雷吧？不，那黑东西还晃里晃荡地在扭动着身子呢！分明是个活的。

我和妹妹都看得发呆了。一会儿，直升机朝海岸飞过来了，绳子头上吊着的东西越来越清楚了。嘿，真是一条大鱼。

“走，咱们看看去！”我提起水



桶，妹妹拿起鱼竿，就跟着直升机跑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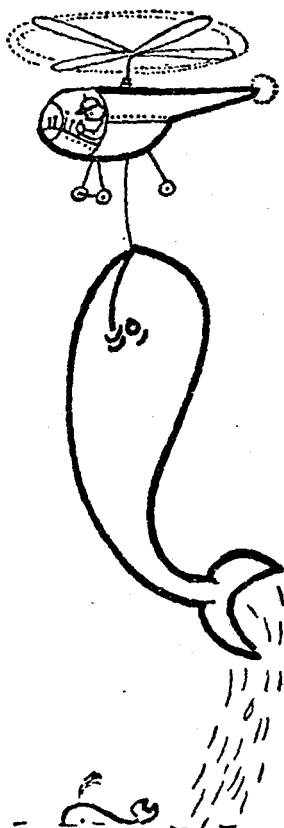
野鲸和家鲸

直升机落在一带围墙后面。围墙上有一扇小门正好开着，我们两个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闯了进去。

围墙里面是个大广场。一条大鱼，不，这回我看清楚了，地地道道是一条大鲸，躺在广场中央。直升机就停在大鲸身旁。驾驶员叔叔刚走下直升机。他看见我们兄妹俩提着水桶，拿着鱼竿，就亲热地招呼我们：

“小朋友，你们来钓鱼吗？咱们倒是同行哩！快来瞧瞧我钓的这个大东西！”

驾驶员叔叔一边说，一边把



挂在大鲸嘴上的鱼钩摘下来。这鱼钩可真吓人！足足有我的大腿粗。妹妹半信半疑地问：

“叔叔，你的鱼钩这么粗，怎么往上面穿蚯蚓呢？”

“哈哈！蚯蚓！”驾驶员叔叔笑得很开心。他指指旁边的一个大玻璃缸，说：“看，这就是钓大鲸的蚯蚓。”

“这叫什么蚯蚓呀！”妹妹撅(juē)起了小嘴说，“天下没有这么粗的蚯蚓。再说，蚯蚓身上光溜溜的，也没长这么多的疙瘩。”

妹妹说得对，玻璃缸里的不是什么蚯蚓。她说的疙瘩，分明是一种什么动物的腿上长的吸盘。

我立刻想起来了，抢着说：

“叔叔别哄人了，这是章鱼，——八脚大章鱼！”

“对，你说得一点也不错。”驾驶员叔叔称赞我说。“要知道，我钓的是抹香鲸，不是你们桶里的那号小鱼。抹香鲸可喜欢吃大章鱼哩，钩子一放下水，它们就围拢来抢。今儿我已经钓了六条大抹香鲸了！”

“六条！”我吃了一惊。因为我听说过，抹香鲸生长在热带海洋里。我忍不住问：“这儿怎么也有这许多抹香鲸？”

“多得很，非常多。”驾驶员叔叔笑着说。“我们才从南海牧场赶回来了一大群。”

“牧场？”我更吃惊了。“牧场上全是牛呀羊呀的，哪儿来的抹香鲸呢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驾驶员叔叔笑得多么得意呀。“我们的牧场可是专放的是大鲸，就跟放牛放羊一样。当然罗，放牛放羊，

得上大草原；这大鲸，可得放牧在汪洋大海里。”

“叔叔又要哄人了，”妹妹又撅起了她的小嘴。“大鲸怎么能放牧呢？”

“是件新鲜事儿呀！”驾驶员叔叔一点也不生气，还挺高兴地给妹妹解释。“小妹妹，你不知道吗？在很古很古的时候，牛呀羊呀，都是野的。咱们的祖先把野牛野羊捉了来，把它们驯(xún)服了，它们才成了家畜。这海洋里的大鲸，本来也是野的。咱们就不能把它们养成家鲸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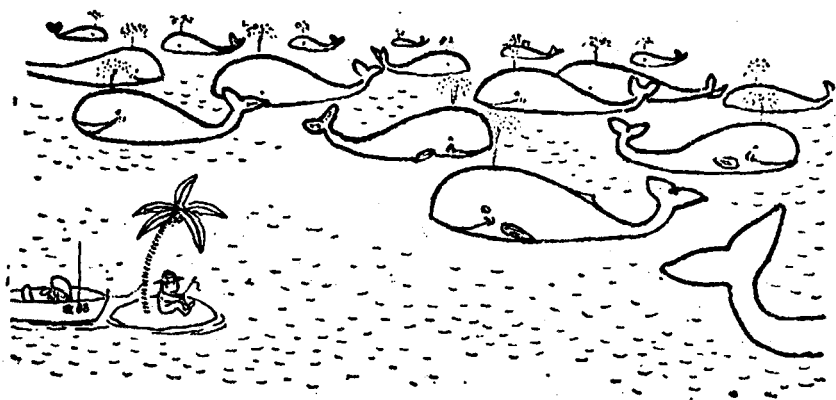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有什么好处呢？”我真有点不明白。

“好处多得很哩！”驾驶员叔叔把碗口粗的尼龙钓索摔在一边。他在滑溜溜的抹香鲸的尾巴上坐了下来，说：“大鲸一身都是宝，皮，油，肉，内脏，骨头，没有一样没有用处。从前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，每年不知道要在海洋上杀死多少大鲸。生物学家再三呼吁，要大家保护大鲸，至少在它们生育的季节不要捕杀，否则大鲸就要灭种了。资本主义国家哪管这一套。它们只顾赚钱，仍旧一年四季滥捕滥杀。有一种美人鱼，就是这样灭的种，……”

“什么美人鱼？”妹妹眯着眼睛问。

“是一种小型的鲸，书上管它叫儒艮(rú gèn)。”我赶紧说。我怕妹妹打断了驾驶员叔叔的话。

“对，”驾驶员又点头夸奖我了。“你的知识倒满丰富。你们想，咱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让大鲸灭种呢？所以我们要把大鲸管理起来，按时赶到海洋上去放牧，让它们多多繁殖，好好生长。然后每年根据人民的需要，宰杀一定数目的大鲸。



你们说，这不跟养牛养羊完全一样吗？野生的大鲸不就变成了家鲸吗？”

“真是个好办法！”妹妹拍了拍手说。“这样一来，大海就变成了咱们养大鲸的大鱼池了！”

“这话你可说错了，小妹妹。”驾驶员叔叔说。“海洋是大鲸的牧场，不是鱼池。因为大鲸不是鱼，它跟牛羊一样，是……”

正说到这里，我只觉得身子一摇晃，脚底下的地皮忽然动起来了。妹妹一个踉跄(liàng qiàng)几乎摔了一跤。我赶忙一把扶住她……

大鲸解剖室

原来我们站在一条好几丈宽的传送带上。传送带把抹香鲸，连同驾驶员叔叔和我们兄妹俩，缓缓地送进了一扇大门。

“小朋友，”驾驶员叔叔说，“这里是我们的‘大鲸综合加工

厂”。你们想参观一下吗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我和妹妹都高兴得跳起来。

“可是我们的工厂大得很哩，有食品车间，有炼油车间，有纺织车间，有皮革车间，……走一转也得花大半天工夫。我看这么办吧，对面是宰鲸车间，左边是成品车间。你们自己挑，看参观哪一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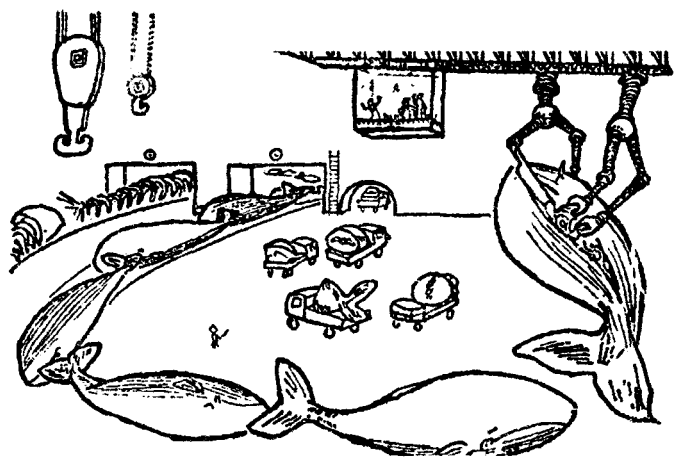
一有选择的余地，我们兄妹俩意见又合不到一块儿了。我要看宰大鲸，看看大鲸的五脏六腑(fǔ)是个什么样子。妹妹偏说开膛破肚没有什么好看，她要看看大鲸到底有什么用。驾驶员叔叔看我们争执不下，就对我说：

“这也好办：你随着传送带去参观你的，我带你妹妹上成品车间去，不就成了啦！”

驾驶员叔叔带着妹妹走了。这时候，脚底下的传送带又缓缓地动起来，把抹香鲸和我，一同送进了对面的一扇大门。

奇怪，这宰鲸车间里没有一个工人。只见从上面挂下来一个大铁钩，勾住了抹香鲸的下颚(è)，把它吊了起来，然后让它肚皮朝天，仰躺在一个篮球场一般大的平台上。一把雪亮的大刀从前面伸过来，在抹香鲸的肚子上抡(lūn)了一条口子。两旁又伸过来许多小铁钩，勾住了刀口往两边一扯，剥开了寸把厚的鲸皮，露出又白又滋润的板油。又有十几个小铁钩勾住了板油，只一拉，就把几寸厚的比乒乓球桌子大几倍的板油扯了下来，送到另外一条传送带上。抹香鲸的五脏六腑，现在看得清清楚楚了，其实跟开了膛的大肥猪没有什么两样。

刀子钩子都自己在动，比拿在人手里还来得灵活。我走



上两步，想看个清楚，忽然头顶上有个声音在喊：

“小朋友，小心危险！请站远一点儿！”

我急忙退了回来，抬头一看，原来高处有一间小小的玻璃房子，几个工人叔叔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操纵着机器哩。他们的双手怎么动，下面的刀子和钩子就怎么动，跟直接掌握在他们手里一模一样。玻璃房子的门外挂着块小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机械手操纵室。”哦，原来这里用的是机械手。

工人叔叔工作得越发紧张了。只见无数把大大小小的刀子和钩子一齐动起来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肋骨给砍断了，肺脏和心脏给吊到一边去了，肝脏给割了下来，肠子跟着也给吊了起来；……只一会儿工夫，抹香鲸的内脏都给挖空了。整张的鲸皮也被剥了下来，又割下来一大块一大块雪白的鲸油，鲜红

的鲸肉。最后剥下一副空骨胳(gé),好像一座没有盖瓦的屋架似的,被传送带送出车间去了。

数不清的礼物

我走出宰鲸车间,驾驶员叔叔带着妹妹,正好从对面走过来。妹妹的两只手上,又是罐头又是纸包的,捧了一大堆东西。她兴高采烈地喊我:

“哥哥,哥哥,你快来看哪!工人叔叔送了我们这么多礼物。”

都是些什么礼物呀!我急忙迎上去看。嗨,光是罐头食品就有七八种,罐头上写着:“红焖鲸舌”“清蒸鲸肉”“鲸肝酱”“酱鲸心”……还有一瓶“鲸肝油”,一袋“鲸肉松”。还有化妆品哩,一块“龙涎(xián)香皂”,一瓶“龙涎香脂”。

驾驶员叔叔打开“龙涎香脂”的瓶盖儿,把它送到我鼻子前面:

“你闻闻,这香皂香脂,都是用鲸头油做的,还加上了龙涎香。”

香脂倒是挺好闻的,一股清香直冲我的脑门。可是这“龙涎香”是从哪儿来的呢?

“叔叔,龙涎不就是龙的口水吗?”我问。“生物书上说,太古时代的恐龙早就灭种了。”

“哈哈,”驾驶员叔叔笑了。“这句话你可说错了。龙涎香不是龙的口水,是从抹香鲸的肠子里取出来的一种名贵的香料。”

想不到抹香鲸肠子里还有这么香的东西，我拿起香皂来又闻了一闻。

“哥哥，哥哥，这儿还有呢！”妹妹用撅着的小嘴指指她的口袋，她的两只手捧了这一大堆东西，动不了啦。

我伸手到她口袋里一摸，掏出两件小玩意儿来，是两条三寸来长的小鲸。

“工人叔叔说的，一条送给我，一条是送给你的。”

这两条小鲸颜色跟雪一样白，像是塑料做的，不，塑料没有这样光润，一定是玉石，也不，玉石不会这样轻，……

“是象牙雕的吧？”我问。

“错了！”驾驶员叔叔说。“我们厂里用的原料，没有一样不是大鲸身上的。这是鲸须。”

鲸须？多奇怪呀！我急忙问：“大鲸还有胡须吗？我方才怎么没看见？”

“你方才看到的是抹香鲸，它是一种齿鲸，只有牙齿，没有胡须。还有一类须鲸，嘴唇里面却长着一排硬胡须，好像栅栏一样。这两个小玩意儿就是用最大的须鲸——蓝鲸的胡须雕成的。

“哥哥，你再看看我脖子上和脚上。”

我怎么没注意到呢！妹妹脖子上围着一条漂亮的毛围巾，脚上还换上了一双黑丝绒似的皮鞋哩。不用说，这皮鞋一定是用鲸皮做的。可是这毛围巾呢？大鲸的身上都是光溜溜的，从来没见过长毛的大鲸呀！

“你想不到吧。”驾驶员叔叔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，“这毛



围巾也是鲸皮做的。我们把零碎的鲸皮制造成人造羊毛，不，应该说是鲸毛，织出了许许多多漂亮的料子。”

对着这么多的礼物，我真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说：

“妹妹，你怎么都收下了。我看你要把整个工厂都搬回家去了。”

“整个工厂？哈哈！”驾驶员叔叔又得意地笑了。“小朋友，你真是小看我们的工厂了。要是把我们厂里的产品，每一种都送你们一件，你们开一辆大卡车来也装不走呀！要说像鲸油啦，鲸蜡啦，鲸骨粉啦，还有药品，香料，机器零件，工业原料，你们带回去也没有用处。”

“真没想到，大鲸能制造出这么多东西来！”我懊悔没去参观一下成品车间。

“至少有上千种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，大鲸一身都是宝。”

“就跟大肥猪一样。”妹妹忽然接上一句。

“肥猪哪能跟大鲸相比呢？”我赶紧纠正她。“一头肥猪有

多重？至多不过四五百斤吧！一条大蓝鲸，光说油就有……就有……”

就有多少斤呢？我也说不上来。亏得驾驶员叔叔帮了我的忙：

“两万斤。至少要两辆大卡车才拉得走。”

挤 鲸 奶

驾驶员叔叔看了看手表，对我们说：“到时间了，我得去挤鲸奶了！”

“鱼也有奶吗？”妹妹睁大了眼睛问。

“傻瓜。”我有点生气了。“叔叔不是才说过吗：大鲸不是鱼。它们虽然在海洋里生活，却跟牛和羊一样，也是哺乳(bǔrǔ)动物。你知道什么叫‘哺乳动物’吗？”

妹妹看着我，眼睛睁得更大了。

“嗨，”我真没想到妹妹这样缺乏常识。“小鲸生下来了，跟牛和羊一样，也是吃妈妈的奶长大的。它没有鳃(sāi)也用肺呼吸。鱼可不是这样，它们用鳃呼吸。小鱼从卵里孵了出来就独立生活，因为大鱼没有奶给它们吃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”驾驶员叔叔笑着对我说。“可惜你不是个有耐心的好教师。好吧，你们想不想跟我去挤鲸奶？”

“真的吗？快带我们去吧！”我和妹妹高兴得又蹦又跳。这样的新鲜事，谁不愿意去开开眼界。

驾驶员带我们兄妹俩走到海边，乘上一艘用透明的塑料做的小船。没想到这位飞机驾驶员还会开船哩！他坐在操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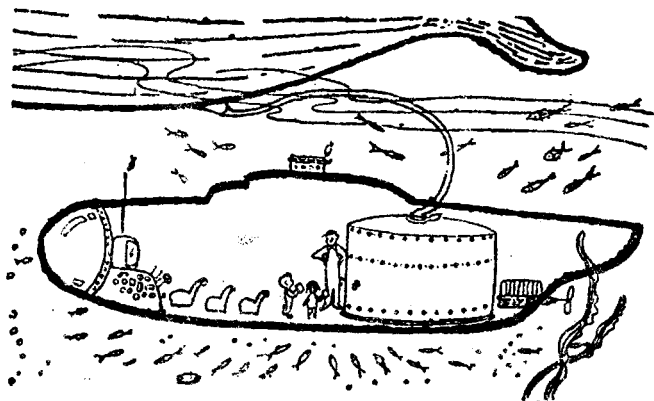
台前，按下一个电钮。奇怪，我只觉得身子直往下沉，向透明的塑料壁外面一望，只见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在上下四周游来游去。啊，我们乘的原来是一艘潜水艇哩！

潜水艇贴着海底向前航行。周围是绿茵茵的海水，长在岩石上的海带随着晃动的海水摇曳飘荡。忽然游过来一群小虾，亮光闪闪，好像无数星星。两条乌贼从旁边溜过来，想吃小虾，没料到上面突然窜(cuàn)下来一条鲨鱼。乌贼回过头，喷出了一大口墨汁。海水霎时间搞得一团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我和妹妹都看呆了，在水族馆里，也没有见过这般新奇生动的景象。这时候，潜水艇慢慢地上升了。驾驶员叔叔说：

“你们听，咱们这潜水艇是电动的，开起来几乎没有一点儿声音，决不会让大鲸受惊。看，前面就是我们的乳鲸场了。”

我只见头上黑压压的，好像一朵一朵乌云在浮动，原来已



经来到大鲸的肚子底下了。驾驶员叔叔又按下另一个电钮。透过透明的塑料壁，我看到潜水艇头上伸出一条透明的塑料管来。塑料管的头在一条大鲸的尾巴前面撞了一下，只见大鲸的尾巴前面立刻喷出一股雪白的奶汁，直喷进塑料管头上的喇叭口里。

“你们看，”驾驶员叔叔说。“我们完全模仿小鲸吃奶的动作。母鲸的乳房就在尾巴前面，可是没有奶头。小鲸吃奶的时候，只要头对着母鲸的乳房一撞，奶汁就喷到小鲸的嘴里来了。”

奶汁顺着塑料管，源源不断地流进我们旁边的透明塑料奶仓里。驾驶员叔叔扭开奶仓上的龙头，放了两杯鲸奶给我们兄妹俩喝。这鲸奶可浓啦，喝在嘴里像奶油似的，粘得我们直咂嘴。

“鲸奶可以说是营养最丰富的一种奶汁了。”驾驶员叔叔说。“才生下来的小鲸，光吃奶，一天就能长一百多斤哩！”

“啊呀，可不得了！”妹妹立刻放下了杯子。“我不喝了，我不喝了，要不，我长成了一个大胖子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不用担心，你的胃口哪有小鲸那么大。”驾驶员叔叔指着奶仓说：“小鲸生下来就有几吨重，它一口气就要喝一奶仓的奶汁哩！你喝得了吗？”

才一转眼，奶仓里已经灌满了鲸奶。驾驶员叔叔按下一个电钮，吸奶的塑料管缩了回来；又按下一个电钮，潜水艇升到了海面上；再按下一个电钮，奇怪！潜水艇顶上张开四片翼子。

翼子转动起来，水珠向四周飞溅。我们的潜水艇离开海面飞了起来，变成一架直升机了。

人 造 头 鲸

在我们下面，一排一排蓝黑色的大鲸，好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舰队。它们此落彼起，一会儿沉下去，一会儿又浮到水面上。它们的朝天鼻孔一露出水面，就喷出两三丈高的水柱，跟公园里的喷泉一样，被阳光照得五光十色，真好看极了。

“这就是最大的须鲸——蓝鲸。”驾驶员叔叔给我们解释。“也是所有大鲸中最大的一种，一条有一百多吨重，抵得上二三十头大象。它们喜欢住在比较冷的海洋里。等它们的孩子长大一点，就要赶它们到北方去放牧了。”

“叔叔，叔叔，”妹妹问。“这种长胡须的大鲸，也要用大章鱼钓吗？”

“这可不成。”驾驶员叔叔说。“一则，这种蓝鲸身子太重了，直升机吊不起来。二则，蓝鲸也不吃乌贼和章鱼。别瞧它们的身子这样大，它们吃得可细致哩，光吃小鱼小虾。它们的胡须就像栅栏一样，大一点儿的东西就钻不进它们的嘴里去。”

“那一定得用炮打了！”我说。我在书上看到过，捕大鲸一向是用鲸炮打的。鲸炮打出去的，是一支带钩的镖(biāo)枪。

“用鲸炮打也不是个办法。”没想到驾驶员叔叔摇摇头说。“一开炮，把大鲸吓得东奔西逃，不就乱了套了。再说，捕蓝鲸